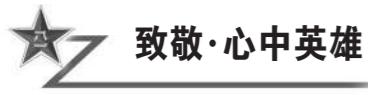


近3年来,海南省多措并举帮助36位烈士与亲人“团圆”——

让烈士“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胡家升 陶 显



致敬·心中英雄

“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微风渐起,泪水一滴滴滑落,这声跨越65年的寻亲呼唤,终于找到了归宿。

10月10日,海南省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75岁的何子林来到哥哥何子昌的墓碑前,喃喃诉说心底的思念。在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帮助下,这对分别多年的兄弟得以“团圆”。

在海南解放和建设过程中,许多官兵献出宝贵生命。昔日通信不便、山海相隔,不少烈士牺牲后,亲属不知他们安葬在何地。近3年来,针对烈士信息残缺、烈属分布分散等难题,海南省多措并举推进为烈士寻亲工作,为36位烈士找到亲人。

都过着好日子,您的牺牲是值得的。”蒙绪国相信,这个“迟来的好消息”,能够给父亲以告慰。

据介绍,自2023年以来,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19个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0余个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各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统筹调度烈士寻亲工作;与档案、公安、民政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动态更新烈士信息库;运用多种方式寻找线索,集中汇总研判各级信息,推动烈士寻亲工作取得突破。

“每位烈士的身后,都有长长的思念。”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表示,为了亲人的期盼,他们会加快寻亲脚步,努力让烈士“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数据赋能,缩短“寻亲链”

多方联动,踏上寻亲路

一双布满褶皱的手,轻抚着墓碑上“蒙岛南”3个字。

“爸爸,我和弟弟来看您了。”跪在父亲的墓碑前,蒙秀花声音轻颤,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止不住地掉下来。

蒙秀花今年84岁,弟弟蒙绪国也已79岁。从家乡海南省文昌市乌坡村到五指山市,200多公里的距离,姐弟俩“走”了70多年。

“我父亲1946年参加革命,1949年牺牲,当时43岁。”儿时母亲时常念叨的话,蒙秀花记忆犹新,“母亲总说,父亲是读书人,等革命胜利了,他就回来教我们读书识字。”

然而,蒙秀花姐弟再也没有等到父亲回到他们的身边。多年来,他们走访琼崖纵队老战士,到多部门查阅档案资料,循着线索踏访曾经的战场,希望能找到父亲的安息之地,但始终没有迎来好消息。

转机出现在2023年初。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成立寻亲工作小组,联动档案、公安、民政等部门,启动“祖国不会忘记·我为烈士寻亲”活动。依据蒙秀花姐弟提供的寻亲信息,多部门协同配合,通过查阅资料、线索摸排,大致确定蒙岛南牺牲在五指山市毛阳镇。

最艰难的是实地寻找。五指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何辉回忆,他们一次次在毛阳镇的深山里跋涉,“烈士墓分散在各处,有些墓碑字迹已经模糊。我们一座一座地找,用软刷清理青苔,逐字辨认。”

当“蒙岛南”3个字清晰呈现在眼前,何辉松了一口气。他对着墓碑深深鞠躬:“蒙岛南同志,我们找到您的家人了。”

赶到毛阳镇祭扫那天,蒙绪国特意告诉父亲:“爸爸,海南解放了,如今我们

时空阻隔,人海茫茫。为烈士寻亲,常常如大海捞针。如何尽可能缩短“寻亲链”?海南省给出了可借鉴的答案。

近年来,海南省联合多家新媒体平台及公益组织,建立烈士寻亲数据库,陆续整理出100余位烈士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部队番号等信息,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寻亲信息精准推送到相关地域,提升烈士寻亲的成功率。

牺牲69年后,丁均国烈士等来了亲人。

今年4月28日,海南省屯昌县横岭烈士陵园,丁均国烈士的侄子丁社峰手捧一个洁白的罐子,神情肃穆地走到大伯的墓碑前。他打开罐子俯身下,将从河南省洛阳市带来的故乡土,绕着墓碑轻轻撒下。这一刻,丁均国烈士终于迎来与亲人的“团圆”。

据了解,丁均国1949年11月参军,1956年在海南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年仅24岁。

多年来,丁均国家乡的亲人只知道他牺牲在遥远的海南,不知他具体葬在何处。岁月流逝,这位“家族英雄”的故事在丁家代代相传,到他的牺牲地祭扫成为家中几代人的心愿。

今年初,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将梳理好的烈士寻亲信息发送给合作平台。借助平台流量资源优势,丁均国烈士的寻亲信息被精准投放到洛阳,很快有了回复。

“我们不仅将烈士寻亲信息以图文、短视频、平台互动等融媒体形式呈现,还制作了‘烈士寻亲热力图’,展示寻亲线索分布与进展情况。”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介绍。

“得知找到大伯墓的那一刻,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是时代的发展帮我们一家人了却心愿,希望大家都来关注网络上与烈士寻亲有关的信息,共同为烈

士铺平‘回家’的路。”丁社峰说。

4月29日,祭扫大伯墓后的第二天,丁社峰来到海口市,参加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纪念海南解放75周年暨烈士寻亲”主题活动。工作人员运用AI技术复原了丁均国烈士的容貌,看到大伯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大屏幕上,用家乡话放出“为了祖国献身,我无怨无悔”的话语,丁社峰流下激动的泪水。

凝聚合力,织密“寻亲网”

如同丁社峰和许多烈属的期盼,近年来,随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海南省为烈士寻亲的工作网络越织越密。

北京日报记者、为烈士寻亲志愿者孙延安,就是这张“寻亲网”上的“关键节点”之一。

2024年3月,孙延安在网上看到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的烈士寻亲名单,其中一位名叫侯岩芳的北京籍烈士,引起他的注意。孙延安立刻与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取得联系,进一步核实信息,仅得知侯岩芳1940年出生,1962年牺牲,籍贯是“海淀区老营房”。而老营房地区的村落,早在2002年就因城市建设而拆迁。

为了找到这个消失的村落,孙延安

与当地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取得联系。工作人员在北京市海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编写的《海淀区烈士英名录》中发现侯岩芳烈士的名字,同时更多细节浮出水面。原来,侯岩芳烈士的老家在老营房缠脚湾村,当年他在部队服役时,营区附近突发山洪。侯岩芳在营救群众时,因洪峰突至不幸牺牲。

新一轮的寻亲接力随即展开。原缠脚湾村村民已搬迁至各个小区,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发动多名社区志愿者,逐户上门走访,终于找到侯岩芳的哥哥侯岩明。“多亏了你们……”看着孙延安带来的弟弟墓碑的照片,老人红了眼眶。

手机内存满为烈士寻亲的资料,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寻亲进展……孙延安坦言,这些年为烈士寻亲困难重重,但让他欣慰的是,同行的人越来越多。

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褒扬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为烈士寻亲,社会力量常常是关键推动者。许许多多关心、支持烈士寻亲工作的志愿者,正用各种方式帮助烈士“回家”。他们让寻亲触角延伸得更长,赋予寻亲工作更强的韧性、更广的覆盖面和更浓的人情味。今年以来,海南省依托社会力量,已为6位烈士找到亲人。

截至目前,海南省梳理的为烈士寻亲名单中,还有72位烈士在等待亲人。“即便再难,我们也要帮助烈士‘回家’。”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领导说。

为了找到这个消失的村落,孙延安



小村庄不忘大英雄

11月3日下午,山东省青州市东朱鹿村,村民陈福聚和陈可荣又聚在一起了。

为烈士画像,不能凭空想象。从那时起,两位老人寻访健在知情人士,四处查找资料,想方设法还原烈士样貌。目前,他们已完成40位烈士的画像绘制。

小村庄不忘大英雄。在东朱鹿村,烈士纪念碑旁建有一座烈士纪念馆,两位老人在馆里展陈绘制的烈士画像,让乡亲们记住烈士的模样。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听说了,也经常来参观,表达对烈士的敬意。

“得想办法把他们的肖像画出来。”2024年清明节,擅长绘画的陈福聚与曾参与村史整理的陈可荣,下定“为村里英雄画像”的决心。村里

有一座烈士纪念碑,他们一起来到碑前,庄重地向烈士许下承诺。

为烈士画像,不能凭空想象。从那时起,两位老人寻访健在知情人士,四处查找资料,想方设法还原烈士样貌。目前,他们已完成40位烈士的画像绘制。

“村民养鸡技术需要改进,产品销售有畏难情绪”“年轻村组干部还得带一带”……这是臧涛申请留任时给出的理由。但对臧涛而言,更深层的原因源于他在陆军某部服役22年的经历。

“我们老部队有句话,‘到最苦处奉献、到最累处锤炼’。我服役时参与过高原服务保障工作,对那里很有感情。高原的乡亲,需要有人实打实去帮!”直抒胸臆的话语,道出了臧涛心中的“执念”。

臧涛用7年时间,让帮扶村走上致富路——

奋斗新时代 建功新战场

老兵臧涛,如今的身份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扎交村驻村第一书记。

“扎交”二字,是藏语音译而来,意为“山的顶部”——扎交村平均海拔3500多米。2018年,退役4年,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政府部门工作的臧涛响应组织号召,主动申请到锦江区帮扶的扎交村工作。根据有关规定,援藏干部人才定期轮换,但每到轮换节点,臧涛都主动申请留任,至今已在扎交村工作7年。

“村民养鸡技术需要改进,产品销售有畏难情绪”“年轻村组干部还得带一带”……这是臧涛申请留任时给出的理由。但对臧涛而言,更深层的原因源于他在陆军某部服役22年的经历。

“我们老部队有句话,‘到最苦处奉献、到最累处锤炼’。我服役时参与过高原服务保障工作,对那里很有感情。高原的乡亲,需要有人实打实去帮!”直抒胸臆的话语,道出了臧涛心中的“执念”。

臧涛用7年时间,让帮扶村走上致富路——

李坤摄影报道

臧涛在土路上颠簸,车窗外是光秃秃的山梁,低矮的藏式民居散落其间,

臧涛用7年时间,让帮扶村走上致富路——

退役军人臧涛用7年实干让帮扶村走上致富路——

一定要让这里变个样

■刘晓东

赖伟胜

村民远远打量的眼神里满是迷茫——这是扎交村给臧涛的“第一印象”。臧涛说,当时他心里就一个想法:“一定要让这里变个样。”

臧涛与村干部共同研究村里的发展路径,认为依据扎交村实际条件,发展养殖业是条出路。如何获得村民的支持?臧涛没急着开会讲道理,而是揣着从成都带来的特产,带着笔记本一头扎进村里,挨家挨户跑。

村民白玛洛泽靠种植青稞生活,妻子体弱,日子过得紧巴。第一次上门时,白玛洛泽蹲在灶台边烧火,任由臧涛在一旁讲解帮扶计划,始终闷头不吭声。

臧涛不气馁,第二次去时带了本养殖技术手册,用在部队时学会的藏语跟白玛洛泽拉家常:“你看,如果养鸡,冬天也能养,一只鸡能卖好几十块,比种青稞划算多了。”他还常帮白玛洛泽喂牛劈柴,甚至跑40多公里山路为他的妻子买药。终于,白玛洛泽红着眼眶说:“臧书记,我信你,你说咋干就咋干!”

就这样,扎交村原本荒废的土地上,建起炉霍县第一家养鸡场。首批引进的1000只鸡苗,先由养鸡场集中饲养,待鸡苗适应当地气候后,再分一部份给养殖户饲养。那段日子,臧涛几乎以养鸡场为家。高原夜晚异常寒冷,他每隔两小时就起身检查取暖设备,生怕

鸡苗冻着;白天跟着专家学技术,把饮食、防疫要点记在本子上,再一一讲给养殖户听。

尽管臧涛尽心尽力,“麻烦”还是不期而至。有一天,村民达瓦家的鸡苗突发疾病,不吃不喝,他急得直跺脚。臧涛翻找养殖知识笔记,通过视频向专家请教,守在鸡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鸡苗终于慢慢站起来啄食。当这批成鸡出栏,村民兜里揣着实实在在的收入,笑容比高原的阳光还要灿烂。

首战告捷,臧涛趁热打铁。他记得来扎交村前上级的叮嘱:“要帮村里找到长久的致富路。”经过考察,臧涛发现扎交村的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合种植高原雪菊等经济作物,又有充足的草场可以养蜂,便牵头成立合作社,经济作物种植、蜜蜂养殖、家禽养殖同步推进,“多条腿”走路。

高原雪菊种植要先育苗。一天傍晚风雪突至,育苗大棚的盖膜被吹得七零八落。臧涛抄起工具冲进风雪,村民们见状纷纷赶来帮忙。雪粒打在脸上生疼,臧涛的双手冻得通红。可他咬着牙没停手,带着乡亲们一干就是几个小时,终于把盖膜重新固定好。

如今,合作社已经走上正轨,3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白玛洛泽成为合作社的养殖技术员,达瓦在增

收之余还开了一家小卖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身为老兵,臧涛从未忘记“国防”二字。得知扎交村已经几年没送过新兵,他把自己服役时获得的3枚三等功奖章、部队纪念相册等带到村委会,办起“国防小课堂”。他告诉大家:“当兵能锻炼人,还能给家里、给村里争光……”村里青年多吉听得格外认真,红着脸吐露心声:“我也想当兵,可爸妈怕我吃不了苦。”

臧涛陪着多吉回家,坐在炕头上掏出自己的军功章:“大叔大妈,我当年训练也受过伤,但部队教会我的担当、坚韧,让我受用一辈子。”他逐条讲解优抚政策,终于打消多吉父母的顾虑。送兵那天,“扎交村骄傲,多吉好样的”横幅醒目地挂在村口。面对父老乡亲,多吉敬的军礼,成了高原上动人的风景。

时光荏苒。如今的臧涛,鬓角添了不少白发,皮肤被高原紫外线晒得黝黑,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已不是7年前刚到扎交村时的样子。

扎交村也变了模样:颠簸土路变成水泥路,光秃秃的山梁种上果树,文化广场、便民服务站陆续建成,村民的笑容成为高原上最动听的旋律——臧涛当初许下的“要让这里变个样”的诺言,在日复一日的实干中悄然兑现。

人物·老兵出镜

挽起袖子,伸出胳膊,看着血液缓缓流入采血管……11月8日上午,52岁的河南省郑州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退役军人王晓,再次来到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无偿捐献造血小板1个治疗单位。

“早上7点半我就过来了。”与笔者交谈时,王晓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2002年以来,王晓一直坚持无偿献血,捐献全血3200毫升,血小板368个治疗单位,6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并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

王晓萌生无偿献血的想法,源于在河南省郑州警备区服役时看到的一条电视新闻:一名产妇因大出血生命垂危,血库告急,主持人呼吁人们加入无偿献血行列,用爱心挽救生命。收看新闻后,王晓立即拨打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电话,很快完成人生第一次无偿献血。

最初,王晓每隔半年捐献一次全血。2007年,了解到血小板临床需求量大、捐献间隔期较短,他便改为捐献造血小板。查询王晓的电子无偿献血证,长长的时间轴记录着他奉献爱心的足迹,上方还有一行温暖的文字:“至少给391人带来了希望。”

“献血得有好身体!”多年来,王晓坚持早睡早起、规律锻炼,始终保持着在军营养成的习惯。对于曾在军旅的王晓而言,无偿献血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站岗”——为救助患者生命“站岗”,为社会传递爱心“站岗”,每次伸出手臂,都是在为生命护航。

身边有榜样,行动有力量。这些年,在王晓的带动下,他身边的许多人加入无偿献血行列。采访王晓这天,笔者注意到他昔日的战友欧阳友利也来到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完

涓涓爱心汇入『生命的河流』

河南省郑州市退役军人王晓二十三年坚持无偿献血



图①:蒙秀花(前左)、蒙绪国(前右)姐弟祭奠父亲蒙岛南烈士;图②:工作人员利用AI技术复原了丁均国烈士容貌;图③:孙延安(左)与侯岩芳烈士的哥哥侯岩明(右)交流。

受访者供图



11月7日,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二等功臣马慧鑫走进上海市闵行区华坪小学,为学生带来一堂国防教育课,并与师生合影。

尹晓勇摄